

卷六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立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至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國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漢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數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楊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起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厥無字是生口云



考惟言立帝部將降凡于西夏其言謬矣。以悟矣。觀青責論王知縣之言。愚之令人欽敬。責其掛官不做。亦不行此不義之事。其立品之高。今人何及。償罰不明。不可以行軍刑罰。不中則國何以立。當時仁安縣有此重罪。議處而為龐力。亦保也。私旨復我。呼其國法何在。

五卷終

新錄後續南北兩宋續像狄青初傳卷之六

二十四回 出潼關虎將行刺 人酒肆母子重逢

詩 圖謀虎將重七計 惡党群奸個七狼

巨 轉難成祥蒙傑福 多謀佞者反災殃

詰說刘恭將奉了馬搵兵之命。駕上直雲。出了潼關。向前途落雁波而未一程。追上將已七十里。早已趕上在空中。緩七隨着狄青。豈料他金盛上一付宝妃。央有霞光冲起。人下得素大刀。不能落下。今日方知玉央之妙。處霞光冲起。刀斧不能砍。不真乃世間無價之宝。故刺客難傷狄青。一命當日乃九月二十九日。日沈西墜。天色昏暗。三人並馬全行催軍前進。意欲趕此好此地。安札張忠不意拍



馬全行催軍前進意欲趕此好此地安札張忠不意拍

頭觀看連忙抽勒繚羅呼大哥三弟尔看空中這朵烏雲
倏上倏又下拽正对着大哥頭上的是何緣故李義曰
果奇的莫不是妖雲也狄青曰不理論他妖雲妖物且嘗
他一箭哭即向皮囊中取一箭搭上弓弦照定烏雲嗖的
一声放去只是這朵烏雲像流星飛去當日一箭已射中
我山虎的左腿上好生疼痛弟兄三人因天色烏暗到底
不知此物是什麼東西又見天晚難行只得在平陽大地
安扎屯了軍馮是夜軍士埋鍋造飯馬走喂料張忠李巡
受征衣点起灯烛四野光輝狄爺不覺步行四野下得平
陽地遠見有灯火光輝再跑数十步乃丁字長街橋也
對面左側有酒肆一間酒店主正在將上好美酒小釘傾
轉大缸香爇上的順風吹送來大凡愛酒之人見了酒拋

要了銀的請想來此刻飲醉更深這酒肆还不閉門夜來
這做買賣不免進內吃酒數盃然後回營也未為差想罢
徐七牽步而進店主一見嚇得慌忙下跪不及滿面漲紅
但見此位將官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想來不是尋常之人
故店主跪地叩头呼聲將軍老爺小人叩头不知駕臨何
事狄青曰店主不必叩头尔店中可是賣酒的所在應酒
保曰將軍爺此處乃賣酒饌之所狄青曰如此有上好酒
饌取來本官要用酒家諾七連声曰將軍爺且請至裡廂
下座即有送來當時狄爺進內一看見座中並無一客當
中一瑣璃玻明灯四壁週圍四瑣壁灯兩旁校椅數張花
梨果十分幽靜狄爺看罢到覺心開揀了一桌面朝裡廂
背向街外坐定半刻店主已將美饌佳釀送至狄爺独自
萬花樓傳卷六

一人斟酌吃過數杯偶然瞧着裡廂西半用之內坐着一個妇人年紀約有二十三四面龐俊俏淡粧梳粧目不轉睛的觀看狄爺見了心中不悅曰這欵裙直乃不識羞慚也因何眼呆也將本官瞧着父母家若弄了這等女兒大不幸也認他為妻子必然家顛倒而衰索的原來狄青暗叱之言乃他正性光明不會改色的英雄故見女子目呆也看他惱他不是正性妇人當下妇人呼喚酒保進去便問此佐將軍姓名住居多少年紀酒保曰奶也他是不意到店中吃酒過路的客官長尔詰盤他何事妇人曰不要多管快些生問清白來酒保應諾暗言小奶也甚奇吾在他店中兩載一向謹細怎偏今教我詰此位將軍姓名住居年紀定然看中了少年郎不覺行至泉中口稱將軍

請問尔尊姓高姓住居何處乞道其詳狄爺見問不覺

口言世藉山西狄姓名青酒保曰多少年紀狄爺听了一想曰尔因甚詰起年紀來酒保曰我這裡奶也請問的狄爺称奇了即言吾年方一十六尔好不明礼休也酒保曰將軍休得見怪吾回報奶也了酒保跑進內言知那妇人听了喜盈于色还要再詰酒保曰奶也还再問什麼妇人曰問他世藉山西那府那縣那圍那堡速問他來酒保强着立允一路搖頭曰我家奶也好蹉躩但想青春女子誰不傾樂風流怪不得見了少年郎君春心發動只恐尔面餅充飢難得飽我看此位將軍生来性硬怎私尔枉思他也不末就尔又到了桌边呼將軍休得動氣小人还要請問貴省既是山西請問那府那縣那村庄狄爺想未為

什麼盤詰起吾的根底未即說明尔知且看尔這婦人怎
奈我何言吾乃山西太原西河小楊庄人也快去報知酒
保欣然去了將情達知此婦人听了眼睜着的瞞着外府
少年將軍一會只得轉身進內開言呼母親外廂有位年
少將軍女兒看他幸止容貌好像我家兄弟故查詰他姓
名又是山西太原西河又全小唱庄名狄青分明確是吾
弟了伊女兒不敢造次輕出母親快去着表孟氏听了又
京又喜想起前七載水灌太原骨肉分离多入波濤之內
只言汝弟死于水中為娘時也相感暗也愛思今日万千
之幸孩兒还在世狄金鸞曰母親休得多言快些出外廂
認明是否孟氏急步呼女兒且隨娘出外金鸞隨後孟氏
來至酒堂所金鸞在后輕指將軍曰母親此不便是汝可



近前認着表孟氏即近前細看少年点首大呼孩童尔那
可知娘在此否狄小姐忙呼兄弟母親表了狄翁停杯不
看立起來搶上双膝下跪呼母親姐也可是夢中相會麼
孟氏夫人手接兒背声言不出淚珠滾流狄青呼母親休
得傷怀只因不孝孩兒自那日大水分离已經七八載兒
得仙師救搭在仙山会时会刻不掛念生身母今宵偶会
好比花殘復發月缺重圆老太也曰孩兒汝多年阻攔在
何方且起來說娘知狄翁曰不孝孩兒多年遠隔下至
慮老親愁苦罪重非輕待兒叩稟那里敢起來孟氏曰這
降自天灾何独汝一人且起來再談罢小姐悲喜交半又
呼兄弟休言自罪且起來相見狄青曰方纔弟認不得姐
也了金鸞曰兄弟同胞一脉焉有不認認的狄青曰早財

只為多年商別不期相會一時間記認不末今日實乃天
遣母子弟姊重逢也小姐听了含笑曰也怪不得弟汝只
因水灾分商之日年纔九歲耳轉声又对母曰且到裡廟
然后言談心事罢又吩咐酒保收拾殘饌閉門不表当时
母子三人進內坐下太七呼兒尔一向身羈那里怎生取
得重爵高官狄爺曰母親所稟就将被水灾之日得師救
上仙山習藝七年至得高官但思親之泪难止但師父言
应得數年隱灾爾阻不許归鄉太七听到此也說為娘連
此水难幾乎性命难存幸得汝姐夫張文駕舟相救了爾
肯在家中前為漁閨由戲故今在此藏身不料姐丈去年
被馬總兵革揭了故在此開個酒肆狄爺曰如今姐丈那
里去太七曰他往顧客家收取賬鈔去狄爺呼母親但

大曾輕做武官何妨樂守清貧因何做此微賤生理

此酒肆實乃羞顏也太七曰此乃素其分位而行不得不
然耳狄青曰但姐七乃女流之輩又是官宦之女如何管
理店內為生理豈不被旁人議論有何面目的又論狄青
原乃直性英雄是以有言在口便按捺不住就埋怨多言
金鸞小姐想來因何兄弟初会就怨言着奴的便呼兄弟
此乃奴人從夫而貴從夫而賤事到底其間也无可奈何
了說完抽身往厨中再備办末饌当晚狄爺言来烈七轉
七又見姐七去了心甚不安悔錯失言招姐七見怪老夫
人呼孩兒汝性直心粗埋怨着姐七但今次別切逢不該
如此狄青曰母親這原是孩兒失言了如今見怪怎生是
好孟氏曰不妨待娘与汝消解便了但汝方才將分商別

后的始未幾說得半途怎生得貴如何受職且只說白未
狄爺將別師下山討起一長一短直言到目今領旨解送
征衣孟氏拿言心花大放喜曰前年姑娘已归泉世豈知
今日仍存身作皇家母后之尊相認孩兒情深義重何幸
玉鴛鴦也有會期之日但兒阿尔奉旨解送軍衣身當重
任不可耽擱了程途早到過限期的好倘然違悞了限期
罪重非輕狄爺曰母親不妨也得蒙姑母娘也恐愛孩兒
耽却程途過了限期特宜到余太君接着一封書寫楊元
帥還有韓叔父包大人密書相保倘孩兒過此限期楊元
帥也夢認情決不加罪于孩兒孟氏听了深感不盡姑娘
用情併各位忠良厚愛母子言也論也 不覺已交二鼓狄
金盞盞意應好佳餚美酒排開桌上請母親上坐弟姊對坐



一箭早已当熬不起豈不跌下塵埃幸然我山虎的本領
狼好雄壯身軀左腰帶箭忍着疼痛緩七落些下雲头在
着云人所在拔箭头燃出尺痲血再磨起雲探得狄青落
在張文酒肆中又是遠七落下坐在一塊頑石之上想未
張文是吾空寮好友待我与他商量好去了決這狄青罷
劉慶正在思量只見火光之下有人一程跑來原是張山
戟劉慶欣然招手呼張老爺那里來張文任步一視咲曰
原來是劉老爺夜深一人緣何在于此劉慶曰有話与尔
相商但尔往那里回張文曰收些賬目遇友人留款是
以回归睡于此但有商量快些說知劉慶曰非為別故
只為朝廷差來狄王親解送征衣往三關今已出潼關但

此人与龐太師作对故太師有書表与馬總兵要害欽差一命教吾行刺死他卽加陞官爵方才駕上藉雲正欲下手不知他盔頂上两道河光冲起大刀不能下实為奇也今反被他放一箭射伤左腿十分疼痛如今打听他進了汝店中吃酒尔回去若用計劝灌醉他待吾去了决此人性命將尔之功上達太師受教起復尔的前程張文所了呼刘老翁尔得包定起復吾前程卽帮助尔一力便了刘慶曰多在吾身上的張文曰如此尔且在此候着一個更鼓方好末的刘慶允諾暗喜在此等候張文回音這張文急惚七末至家中將門扣上幾声酒保早已盹熟当时京醒了開了店門說曰原末是老翁回末又說這酒保緣何称張文是老翁只因他前上年現做由戟武官人人称

呼慣張老翁卽近处的百姓或厚朋也是張老翁的慣稱当下酒保揉開盹眼呼老翁今宵有親眷人來探訪尔了張文曰是什麼親人酒保曰包翁尔不知緣故待小人說知此人年少氣宇昂也穿戴口盔金甲一位武官老太也說是他兒子今進內与奶也三人全吃酒說談心半老翁还該進去倍作吃数杯張文曰此人什麼姓名酒保曰狄姓名青老爺認得他否張文曰如此果然是吾自子了方才刘慶在張文桌前只說狄王親並不說狄青名字是至張文全然不知如若他說出狄青之名張文自然曉得是郎曰了也不担承刘慶將他算計当夜張文自然岳母时尝愁苦想念被兒猜他死在波濤之內日夕慘傷豈知仍由于世又得重逢直乃可喜不知張文会狄青如何処置

列慶且看下回便知分解

刺客之不能害青由于玉死夾之功第生死相閉自有定數以群奸之謀算其如定數何

青之進酒肆而身披甲冑仍覺旨酒是甜甚矣酒之牽人矣然青之不牽于酒是合合氣机矣觀母子之敘會不独為青所不料即今讀者亦難測猜也青不期進店金奮偶然注目奇哉當日母子初逢弟姊得會其喜判怎地樂到怎樣即筆墨上难以尽極其形容也

二十五回 設机謀縛拿虎 將盜雲帕降伏英雄

詩 奸臣党羽計謀多 欲把英雄入網羅

曰 天降將星难逆害 命途愈福奈誰何

当晚張文一路進內思量喜悅到了堂中果見一位滿身金甲的將軍坐于妻子左側了環兩人旁立当中老大也一盃奉杯又命妻曰兄弟酒須寒了再吃數杯包汝姐夫回末言未了張文進至言曰待我末倍伴一杯可否金奮登時站起呼聲相公我家兄弟在此狄爺見姐也起位他也站起來拾頭一觀呼聲姐夫也言賢婿吾兒子到此張文喜曰岳母阿尔今從此眉鎖得遇匙鑰了真乃可喜也轉声呼曰白七兄弟請坐坐二人慇懃見礼了环又

白七兄弟請坐

撥上椅一張，郎白二人對坐，添上杯箸，從新吃酒。至數杯，張文又問及狄青別后之事。狄青將前話一長一短說知，只為青以前事看官忌惡，故一言而摠括，以免煩言。張文所罷，大悅。難得兄弟少年英銳，早取高官，人所難及。但吾有一言問及汝前途，可曾遇有刺客否？狄爺曰：前途並未逢什麼刺客。姐丈何出此言？張文曰：如此，這算你造化險些兒一命送于鳥，有了當時太乙母女大京狄爺問曰：什麼人行刺爾，何以得知？張文听了，冷笑道：多是龐賊奸臣起此風波，有書到來，馬搃兵要將尔命結果。故差我上山虎在前途等候。狄青曰：吾在前途二十多天，並未逢什麼刺客。如今姐丈既知刺客在那方埋伏，張文曰：尔出關後，可曾放發一箭否？狄爺曰：途中果見鳥雲對頂，或上或下。

于空中不知何物，故放箭一射。這段鳥雲，猶如鷹鳥，我去到底不知什麼東西。正見狐疑，張文冷笑道：尔不知也。此段鳥雲乃是馬搃兵手下的叅將姓列名慶，混号我山虎。曾遇異人傳授騰雲之技，未去如飛，算得希奇絕技。方才列慶對吾說，知身駕高空，要行刺于尔，不知何故。尔頂盔上兩道紅光，冲起大刀，不能砍下。又說反被尔一箭伤了左腿。今打听得尔進吾家中，教我灌醉尔，待他來取首級。事我之后，許怪復我由戟前程。當時他說狄王親我，不知何等之人，豈料是至切誼兄弟。列慶固屬妄想，徒思龐賊毒計，又不成了。狄爺听罢，重上祭怒，母女深恨好臣惡毒。老太乙曰：這五妃央原是一庄寶貝，若非姑娘好意，將此寶貝配于益上，早已身赴黃泉了。金鳶曰：母親之言不差。

寔得此空員之功也狄翁曰姐丈這奸臣如此惡毒數番
計害待我山虎素小弟室劍先結果此人後回開斬馬總
兵他是一班奸臣党羽張文曰賢弟且慢休得動惱這我
山虎豈有行刺之心乃是希圖官高爵显之故耳但此人
秉性堅剛最有胆智豈然人非出而超群然而算得一員
英雄上將只可用計將他降伏不可傷其性命狄青曰倘
或不肯服我便如何張文曰不妨他平素与我相交不啻
同胞之誼吾言会有不從須用如此如此計較誘引他落
圈中還要彼不降服麼狄翁听了喜曰姐丈方算真乃妙
用也孟氏母女也寬欣然当时母子四人酒已不用金盞
命了环收拾去了張文計較已定將狄青安頓在后樓閣
中藏睡若論張文曾做過武官是至王室寬大也是所當

書齋樓閣內外多是幽雅潔淨不比俗中肆灶旁是床帳
堂中是堆柴之所當下張文秉烛命了环将方纒餘饌搬
出酒堂中兩双杯箸一盞冷酒這是張文的設施只因此
要收服這刻慶故而設此圈套只言与狄青二人一全对
飲之意酒未完而青已先醉了又喚醒酒保吩咐曰少停
刻老爺来时不可說出狄老爺是我郎白之親不要先睡
去犹恐要个相帮之处酒保应諾張文即開了門提了火
把来至衢中一見這我山虎只言狄欽差已吃酒沉匕大
醉如今睡干后樓中了刻慶言言心頭大悦呼張老爺既
然狄欽差被尔灌醉如吾前往尝他一刀尔的前程即可
起復了張文曰刻老爺且慢慢的倘或被他人損扎起来尔
我不是他的对手如何是好刻慶冷咲曰張老爺不是吾

的誇言只一刀晉送他性命若再復刀不為豪漢了張文
曰既如此與爾全往了二人進了店中將門閉上引劉慶
至方才擺列殘酒饌之所然後呼酒室收拾去杯箸殘羹
吩咐再取幾品好饌菜上美酒一大壺吃個爽快然後不
手不遲我山虎果然跑走至三更多腹中飢乏了况是好
酒之徒心中大悅呼張老爺之言有理果見肺臍弟兄說
到吃酒二字是吾意中之物但礙到爾家便吃酒叨擾過
多弟過意不去張文曰劉老爺若說此言便不是誼交
愛友了劉慶喜曰足見厚情但方才收拾的餘饌可是狄
欽差食殘餘的麼張文言是也當下酒保排開幾品佳餚
一大壺雙燒美酒脩亦得速捷皆因他酒店中餘酒尚有
餘多二人對坐爾一盞我一盞張文又全吃是有心算他无

意的杯匕多是虛食我山虎一見酒便大飲大嚼頃刻一
連進子三大瓶張文杯匕慙慙而効不一時間吃得醺匕
大醉必內糊塗張文大喜忽時刻間我山虎喃匕糊說已
盹于長版凳中呼匕鼻息如雷張文連呼不覺即喚酒保
取到麻繩將他繫匕細牢了又言劉參將的本領我却不
惧只妨他的蓆雲帕跑走到利害不免搜出未便了即解脫
衣襟內有軟布囊一個裹着蓆雲帕子即忙取了又腰下
一把尖刀即已拿下一一收拾停當然後加上一大繩網
綁着犹恐他力狼掙札脫拿了尖刀帕子回到后樓中对
狄青說知弄醉他細綁了供拿下尖刀盜藏了雲帕狄青
接轉明亮一張大刀想來怒氣冲匕說可惱這党奸臣必
要害吾一命我却怪這劉慶不得他不过奉公命而未只

有龐洪孫秀這兩虎狼行此毒意今生不根復此仇枉稱英雄也將尖刀捺于地下又將蓆雲帕拿起一省呼姐丈此物取他何用張文曰弟尔有所不知我山虎一生的木事全在此帕末去如我今夜盜了他的就不是我山虎也了且待他降服然後送還狄青咲曰果也算无遺策了吾不及也郎白二人言談有與言語煩多不能尽述時交四鼓四唱鷄声去山虎悠々醒醒了呵嘆一声一伸一縮動舒不得呼曰那個狗囊將吾綑綁了麼用力一挣身軀一扭挣札不脫便高声罵那個狗奴才將吾綑綁还不鬆脫吾麼旁边酒保咲曰刘老爺那人教尔貪杯吃得昏迷不醒的那狄王親是我們老爺親曰七我們老爺是他親姐七夫君尔今落在他的圈套中只憂今夜一命嗚呼了刘



屢听了一日圓睁大罵張文不絕口郎白二人全跑至外廂張文按掌咲曰刘老爺為何如此刘慶罵声張文我与汝平素厚交愛友不異同胞不当口是心非哄騙的為何什麼將吾綑綁了莫非欲陷吾性命麼張文曰非也刘老爺休得心煩這狄欽差原与小弟郎曰之親他是当今太后嫡姪貴比玉英金枝况他奉旨解送征衣身担王命重任非輕尔今害了他性命一則狄門香烟断送了二夫征衣重任何人担当即尔害了他圣上根究起来太后娘七怎音手休即龐太師也难逃脫尔与馬總兵难道得脫于係麼刘慶曰張文既有此言何不明言早說將吾弄醉綑綁身軀是何理說張文曰吾不下此手諒尔不依活七一位狄王親豈不死在尔尖刀之止麼狄翁又喚刘泰将尔

既食君之祿須要忠君之事不該應听信馬龍的惡意要
伤害于我况我平素非冤非仇並無瓜葛汝今依着好臣
害吾一命卽蒼天亦不依汝奸党之輩終有惡盈滿貫失
勢之時臭名揚播于人間有何美处卽龐洪的作好為惡
我也深知有日捉拿他破綻定不姑饒必要削除奸臣党
羽肅正朝綱有待卽馬龍兵也难脱党羽中只愛此時汝
也要埋怨着這大好大惡之臣了張文又呼刘老爺尔与
我平日故交何殊負我一脉但尔立心入于奸党中忘却
君恩欽差陷害卽殺尔不為過第念昔日厚交之情不忍
相害故劝準狄王親收錄于尔隨全前往边關倘或立得
功劳与国家効力卽不為瀆關上參將也不希罕的尔原
乃一位烈士英雄何必依奸附勢受奸人牽掣卽高官显

爵能非譽香况先王多少勢大好臣王欽若丁謂林持节
前財威福安匕后末人匕惡死為有时收場的尔今听弟
劝言便是尔知机之处当下我山虎听了想来已入圈套
卜况他卽串通将吾細綁了不允依他也不能的卽想来
狄青是火后嫡姪官高勢重年少英雄須則太師身居国
丈焉能及得此人一出仕未及半載已名揚姓显况太師
作惡為好立心不善張文之言果也不差后未必无善报
的莫若听彼之言隨欽差到三關倘立得戰功豈不强于
在此為副佐武員思想里便呼張老爺既有此美意何不
早与我商量張文哄呼刘老爺若不如此尔未必丢此赤
将前程狄爺又哄曰可惜尔乃堂匕七尺之軀英雄不兵
国家効力反附和奸臣瞞心昧已行為真乃愚人也武山

虎呼王親大人原是小將差了張文又呼列老爺如今汝果愿隨從我家白也否則慶曰固欲與狄王親執鞭左右只要馬提兵忿恨不容情要害吾的家属也且持我回去整提家曰而遁便了張文所哭言曰尔見不差但接来吾家中全处未知尊意若何列慶曰張老爺若就相容更妙也但今狄王親有天命在身料難就驕請自先登程待小将安頓了家眷随后而来便了狄翁曰尔言是也当时張文跑过未將繩索解脫了武山虎上前見礼狄王親又將怀中一摸不覺然呆了即呼張老爺吾這蕭云帽子被尔收藏過快些交还待吾回關打算回復馬提兵張文冷笑曰若將蕭云帕交还尔回關犹恐不愿往矣不再来了武山虎曰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那有回去食言爽約不未之理况弟兄之間何用多疑列某須乃一愚鹵之夫頗知受善豈是奸詐之徒張文曰這也不相尔且回去携了家目前未方能还尔到山虎听罢无奈只得拜別狄王親辞过張文此日話分兩說单提武山虎徒步而走一程回至潼關不覺天色已黎明了當日早晨馬提兵起來陞帳坐于虎堂自言曰昨天我山虎一去狄青性命定然已决矣正在自語思量忽見小軍報上禀做大老爺今有恭將列老爺進見馬提兵傳說請進来相見小軍領命起未出到關前請進武山虎但不知怎生回復提兵如何脱身逃遁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刺客從張文道出為母女所大京而為青所大怒甚矣蛇蝎全群其鋒毒銳矣武山虎為張文稱之曰東

性堅剛但思利而忘義非剛也可見磨不磷涅不淄非
至不能視張文之功青以錄慶以其平日之厚交亦情
也但盜彼雲帕挾之以降亦智而諂慶之從張文功言
亦是廷善改惡之美且青言七合理卽慶不依從亦非
人侏矣利之害義不俱天地鬼神之不敬畏君臣父子
之尊親概多抹煞不顧万年遺臭而不及計矣

二十六回 軍營內傳通消息 路途中搭救冤人

詩 君子相交義親 芝蘭氣味與同群

曰 惟归是德去偏倚 方觀賢臣國寶珍

當下劉慶傳進恭見過總兵大人馬應龍一見開言呼劉
恭將昨夜此爭成功也否我山虎曰馬大人不要說起昨
夜徒費而行小將一駕上蕭雲卽追趕至三四十里外已
趕至狄青一下手不想他頂盔上兩道河光冲起大刀不
能下不知他盔上有甚麼寶貝的一程退去已有二更時
候刺殺不成反被他一箭射傷左眼只得追而回馬應
龍听了曰果有此奇事麼但龐太師持有此意如若害不
得狄欽差被他看得我們是個无能之輩了我山虎曰大

人不須煩惱待小將今夜打算定必了快他性命纔算少
將不是口上謬言也當日馬應龍點頭喜悅列慶辭別回
至家中將言細說妻母得知妻曰夫言妾死有不依但妾
乃女流之輩出關一事為難怎能騙哄馬總兵共出
得僮關母又曰媳婦之言不差須要打算而行不可造次
乃可我山虎咲曰母親賢妻不必過慮了如今不用出關
了耽將張文收由于家中一一說明妻母二人應允按下
列慶家屬商量且說張忠李義只因昨夜狄哥上一人信
步去了時候至天色微明還不見回營只得東西找尋分
途而覓先說狄青是夜原恐二人尋故要辭別母親孟氏
太君喚聲孩兒我母子分離七八載死中得活難得今日
天賜重逢安乃乃千之幸也但汝身承正命做娘不便棄

但今夜人馬安札了不用趨程且不宿睡與談心商別
后事到天明爾登程便了狄青不逆違母命是夜母子姊
弟言上談上不覺天已曙亮狄青一心牽掛着征衣又恐
妨張李二弟找尋不遇故元差張文姐夫前往軍營通知
信息說明一二紅臉的名喚張忠一狹臉的名喚李義他二
人是吾結義兄弟有煩姐夫往言明以免二人找尋放心
不下張文領諾登時抽身出門不及行走三箭之途將近
軍營只見一位紫臉大漢跣步而來張文迎上前欠身拱
曰將軍可是張姓麼張忠住步說是也爾這人一面不交
問我何子張文曰將軍可是張忠否張忠唱曰爾是何等
之人敢詰吾姓諱麼上前一把握住張文呼聲將軍不必
動惱我特奉狄王親之命前來尋爾張忠听了言狄王親

今在那方張文將情由一一說知張忠听了急忙放手不及喚曰多有得罪望祈恕怪狄欽差一命又多虧張兄保存實見恩德如天待吾叩謝便了正要下礼張文慌忙扶定曰張將軍弟輩那里敢当且請到前邊弟舍相見如何張忠曰就是前邊一帶高簷之所是尊府麼如此兄且先請回待弟尋找遇李義兄弟一全到府便了張文曰李兄那里去了張忠曰亦因不見了狄哥也故吾二人分途去尋訪不知他尋我到那方去待吾往尋找他回来也張文曰如此弟回去俟候二位便了慢表張文回曰言知狄青却說張忠一程跨走尋覓李義東西往返當時日出東方只見前途遠處叫喊哭泣之声任足遠觀只見前面有二十餘人多是青衣短袖又見后邊馬上坐着一人橫放一

個如女犹如強盜打搶光景擁向而未那女子哀聲呼喚

救命連声不斷張忠一見怒氣頓生槍上數步站立定大喝一声狗強盜休得放肆目无王法搶奪婦女斷難容饒的一声言猶如雷声响發反嚇了一京只見他一人那里在心鋒擁上前動手打他却被張忠又拳跌下二人一拳倒一個打得中人躲的躲去奔的奔逃伸手將馬上人拉下扶定妇人站立道中一連幾拳打得此人抵痛不退喝声好賊奴才怎敢青天白日之下擅敢搶人家妇女难道朝廷王法受尔不得麼打死尔這賊奴才不為過此人喊呼大王爺勿要打我望乞寬饒張忠喝声尔是什麼樣奴才說得明也白也饒尔狗命此人呼大王爺且容我說明吾本姓孫世居前太平村哥也孫秀在朝職為兵部我名

孫雲号景文張忠喝曰尔這奴才就是孫兵部弟兄麼孫雲曰是也且看我哥儿面上饒了我罢張忠喝声看尔哥儿面上正要打死尔這狗畜生孫雲呼大王爺懇乞饒命不要打我以后再不敢糊行了張忠冷笑曰尔沒眼珠的奴才我不是強盜呼我大王爺且問尔這女子是那里地頭抢来的說得明白時便饒尔性命若是含糊登時活活打死孫雲未及開言旁边妇人哭告曰奴居前面村庄不踰三里丈夫姓趙排行第二耕種度日這孫雲倚着哥儿势头欺人多少幾番未調戲強要奴作妾丈夫不允前數天強惡幾人将我丈夫拿捉去今日還不知丈夫生死今早晨天色还未明打進妾家唯抢了我喊叫四隣无人救援今得仗義英雄救我奴家世代沾恩張忠听了氣怒



倍加曰有此事真乃无回法无青天了可惜可惜罵声外才尔張他丈夫怎樣摆佈了孫雲曰英雄爺這不知何人捉他丈夫休得枉屈我張忠听了喝声尔不知磨一拳打在他肩膀上孫雲叫痛抵推不過只得直言又禁在府中張忠曰既在尔府中放他出来方才饒尔孫雲懇曰望英雄放吾回去方能得趙二放回張忠曰不穩当放他出来方才饒尔孫雲只得大呼那人躲在林中可急么回府放出趙二也当中虎狼豎多已跑起散单剩得家丁孫茂孫高遠么的走漏嚇得魂不附体又不敢上前解救探头探脑的听瞧一个耳主言二人全跑回府中又說張忠放出宝劍一機喝声孫雲尔這畜生哥儿是個不法大奸臣与我等忠良之輩結个冤家尔這狗囊該当行為好些以盖哥



子之怨緣何倚勢全會國法強搶有夫之婦女該得斬罪
否孫云苦乞懇求乞饒命正在哀懇之間末了孫高孫
茂擁着趙二郎而末哭叫曰將軍老爺吾卽趙二郎子請
將軍命放饒了孫二爺張忠冷笑曰尔是趙二郎麼此
人說小人正是趙二有妇人在旁边說官人吾夫如得虧
此位仗義將軍命救救今妾又得脫禽虎口理当拜謝趙
曰娘子之言有理登時下跪連乞叩首張忠曰不消了尔
被他拿到家中可曾受他灾殃否趙二呼將軍爺不要說
起小人被捉到孫家不勝苦楚將我禁鎖後同中絕狼三
日飢餓熬忍過勒我將妻子獻出小人是愿死不從被他
們日夜拷打苦楚難禁今日若非恩人將軍救救小人一
命看乞難保了張忠所聖言尔今脫離虎口且携妻子回
去望趙二曰將軍爺今宵我夫妇出蒙搭救了得脫灾殃
只慮孫云未必肯干休吾夫妻仍是難保全事的張忠曰
既然如此尔且勿愛待吾將這狗畜類一刀分為兩段尔
便除了后患張忠將孫云正罵言動手只后面听得一声
喝曰休得猖狂吾末也張忠扭回頭一看只見一長大人
一鐵棍打末張忠將劍急擋架開左手一鬆却被孫云掙
脫了卽呼孫高孫茂二人在此打听這個紅臉野賊是何
名字那里來歷速回報知二人稱言領命當時孫云滿身
疼痛一步乞跑走回家中且說張忠一劍梟頭鐵棍大怒
喝曰尔這奴才有何不領敢与吾爭開麼那人大喝紅臉
賊尔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性吾名潘豹混名去天狼也
尔這賊奴才本事低微擅敢將吾孫云表弟欺押麼尔且

未試也。餘物鐵棍滋味立刻送爾閻王老子去言未了鐵棍打未張忠急架空劍相迎共比高低只有野旁地趙二夫妻巴不得張忠取勝方能保得我夫妻無事而回倘或紅面漢有失我夫妻難保全虞了一邊夫囚私言暗悞若稽張忠本領氣力原非弱于武夫狼但這護身寶劍輕小不堪用飛天狼的鐵棍沉重長大故開格不在即大喝飛天狼我的兒果然利害大呼趙二郎我也顧不得收了快些走至他踉開大步望前而奔潘豹那里肯放鬆大喝紅臉賊我定要結果尔的狗命一程追去這張忠幾步而逃嗚呼潘豹我的兒休得趕來后面大呼休走不說張忠被曲道趕當下趙二夫妻心驚胆戰婦人說官人爾須全力

打算去避商虎穴方免后愛趙二曰娘子之言不差汝且

躲于樹林之中吾即轉回趙二急急跑去先說趙娘子曰爾看趙娘子独自一人在此吾与尔將他拾回府送上主人必有厚赏的孫高听了大喜二人向前不問不聲皆上婦人而走這婦人京慌叫救那孫高皆着他言曰尔喊被喉嚨中什麼用的一頭說一路奔可憐趙娘子喊叫連聲地頭民家知是孫家強盜送入救救此時將近太平村不遠直乃未得遠乃原來前面來了兩山虎李義他与張忠分路去我尋狄青尋覓不遇一路看些野景人才尋不見人又安心緒忽一陣狂風吹送耳边忽聞蚊聲悲切哭泣甚覺慘然抬頭一言遠見一人背負一女人后面一人

隨着我奔而未高山虎大怒使出英雄烈性大喝兩個畜
生那里走清平世界名教乾坤敢胆強搶婦女提拳我至
孫茂末孫茂喊聲不好發足走了只有倒運孫高皆負女
子走不及丟得下末被李義拉定掙走不脫妇人運坐地
上哭泣李義曰尔這妇人是那里被他搶去的這兩個奴
才怎樣行克速說明末當下妇人住哭從始至末細言
說李義听了怒目圓睜大喝奴才仗了主人的威勢即行
寬今日斷难容汝送汝归阴罷說完倒拿住孫高兩大腿
他还哀求饒命幾聲李義那里睬他喝聲容尔賊奴才不
得双手一開扯為兩段咲曰未得爽快也望着慌他一擦
当时妇人慢匕上前深匕叩謝李義搖頭曰尔這妇人何
須拜謝尔丈夫那里去妇人曰將軍爺奴丈夫只因紅臉
英雄開敗了被我天狼追趕故丈夫追趕看他吉凶如何
但小妇人亦不知道追去好万李義曰如此說未是吾張哥
匕了但從那道塗中去妇人一一說明李義听了心中着
急拋別妇人一程去我奔只有妇人仍從此路一步匕的
慢行是胆戰心京不表孫茂逃回家中奔报当白張忠被
我天狼追趕得氣喘噓幸得李義如我趕到呼聲前面可
是張二哥否当时張忠恨著逃走得遲慢那里听得后頭
呼喚之聲趙二郎一程追隨去慌匕忙匕正在四方瞭望
欲我尋個幫助之人一見此人黑臉大漢趕上呼喚心中
大喜說好了救星到了是日不知李義趕未救得張忠如
何且看下一回分解

史言仁宗之世群奸專務攻擊忠良斯言是斷不移觀

今日馬應龍相濟為惡是矣。罵列慶立志離奸誠乃豪傑卓然之勇。又乃五將聯合之肇端也。五將始見于此。始張李二英雄為其品質行為畧不差分。其救拔趙二夫妻一般發怒。如決奸狼甚矣。倚勢土豪害民慘毒。烈于猛虎。受其慘毒之民何所措其手足。吁貧民不幸也。歟。抑亦國法之蕩然替矣。

二十七回 圖奸惹禍因心急 別母登程為國忙

詩 扶民保國是忠賢

秉正朝綱所重先

曰 藉勢奸徒惟利已

損人奚憚有青天

却說潘豹只固追趕張忠那里。碩得后面有人趕上。却被李義我趕上數步。一刀望他頂腦落下。喝声賊奴才狼惡。不成了。飛天狼嗷不半声痛死也。一顆首級欲落塵埃。頭跌東身倒西。崑山虎咲曰。不中用的東西。狼強什麼。連將半身砍為七八段。將刀穿上腦袋。一路趕上。大呼張二哥不要走。有張忠被丟天狼趕逼。暈乱了。呼声賊奴才休得追趕。口中喊叫。我奔而逃。李義我走趕上。近夾領伸手。抓定張忠。卽回頭喝声。毛賊还不放手。李義曰。仝伴合夥。還喚毛賊麼。張忠方覺李義曰。三弟尔那里趕來。當下李義放手言。二哥尔這等沒用的。如何日后出師對壘的。張忠曰。三弟我聞此人不過。只因劍短刀輕。不称使用。却被他趕得跑走。去門李義刀尖一起呼。二哥尔觀此物是什麼。東西張忠一看。是首級。咲曰。三弟尔的本事。狼勝于愚兒也。李義曰。他名丟天狼。如今目擊他狼不得了。說完將刀

一撇首級擦去。文餘李義又呼二哥。此班奴才如此強惡。白日槍斃婦女。不知是何等土豪惡棍的人。張忠即將孫雲藉勢為惡。一一說明。李義听畢。帶怒。罵聲可惡。奴才藉着哥七勢頭。欺壓善良。真乃朝廷元法了。言未了。趙二到來。欣然呼二位將軍。爺小人夫妻得蒙救搭。且請到茅舍中。待吾夫妻拜謝尊意。如何。張忠曰。不消我二人有國務在身。耽耽不得。但尔姓名吾忘了。他曰。小人名趙二。張忠曰。馬上人掙逃去的是孫雲。乃孫兵部之弟。但后来救孫雲的一臉鬍鬚。這是何人。尔可認得此人否。趙二曰。他是孫雲中表之親。喚之為兒。混名。我天狼。潘豹也。平素惡狼如虎。本事高強。與孫雲交通。並惡二人倚恃官家勢力。欺凌方性。個七憎嫌。人人被害。恨怨不知何日何時收沒。此

大吏也。李義呼二哥。若論孫秀。是我狄哥七仇人。他的兄弟如此不法。這還了得。不若吾二人到太平村殺盡孫家。滿門方纔出得我怨氣。好待百姓家。七平寧也好。張家也是個粗豪。朋量。漢言三弟。王見不差去。吳趙二曰。二位將軍動不得的。若殺了孫雲。不獨小人夫妻性命不保。卽本地頭百姓也要累及了。李義曰。我門殺了孫雲。乃與民除害。緣何反害了地頭百姓。此何故也。趙二曰。若將孫雲殺了。朝中孫兵部得知。但二位將軍已去了。他奏聞聖上。地頭百姓豈不累遭殃。張曰。不妨。吾二人乃狄王親部下。副將今領旨解送征衣。往三關。今日倘殺了孫家。必然真明狄王親。自然拜本回朝。定然爲國除奸。以安黎庶。聖上必然追究孫兵部。惡弟在家藉勢行惡。害民。聖上豈不加

罪拔倒了孫兵部地方上萬民永保平安了趙二听罢大喜如此小人引路便了當日張忠李義隨着趙二行程不上二里住定日前面一帶高大圍牆便是他的府門了李義曰尔且站着二人一人提劍一人執刀一全照近孫家府門外暗開不休喝呼孫雲我的兒仗了孫秀之勢強搶有夫之女這等无法无天今特來取尔腦袋我兩位英雄名喚張忠李義隨全狄欽差大人解送征衣到三關上去今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尔這狗奴才即速出來受死若再延遲吾二人就殺進來了官下守府人我報知孫雲大驚失色連說幾聲不好了他聽了我天狼表兒料必利害英雄眾家丁那里是他對手吩咐開了府門勿做孫府中家人大小唬嚇得魄散魂飛我幸得有位西府先生名喚唐



芹乃教訓孫雲見了孫浩習讀的唐芹呼稟翁不用忙古言柔能克剛待晚生出府以柔而言管教兩位粗豪轉剛爲柔而退孫雲曰先生出府倘被他們殺將進來如何是好唐芹曰晚生包得不知也便教家人開了府門一見尊稱二位將軍請息雷霆之怒二人問曰尔是何人他言小人唐芹也傳聞狄欽差大人清正好官併帳下張李二位乃蓋世英雄有保國安民之志幸到此方不啻薰風冬日之仁愛也唐芹要解劝二人自然要奉讚他幾句此言奉迎人意那箇不喜歡誰人不樂愛二人冷笑曰我們原與國家効力收除蓋才好強棍的英雄唐芹曰二位將軍之言是也尔二位原乃當世英雄要到邊關立戰功的彼孫雲沒用東西何足輕重殺之不費吹毛之力殺便殺了



但殺之汚了器械二位將軍饒了他如何二人喝聲休得多言這孫雲曰想不守王法強搶有夫婦人捉他丈夫幾乎因屍死豈得輕恕此奴才不須多說速教他出來納命唐芹曰一位將軍是個明事人豈不知孫雲是個村愚俗漢不讀聖書不明禮法是一時做妄做下不法事皆因表親我天狼不好擺咳他行此事今這惡徒被二位殺了諒孫雲再不敢糊行了望祈二位將赦他老漢再不令他蹈前轍了張忠曰既赦他強搶婦女之罪得彼童子孫秀乃狄王親仇人這孫雲趁此有罪斷亡饒他不得唐芹曰二位不知其詳若說孫兵部與孫雲雖是弟兄豈知兩不投機就如陌路一般故兄官居兵部之職多年孫雲沒有官做況且竟有直報德有德酬狄欽差與兵部有仇理該去

尋差部算賬若將孫雲準折豈不屈殺他請二位將軍表許張李听了李義曰孫雲果與孫秀不投機麼唐芹曰老漢怎敢欺瞞二位將軍張忠曰三弟我們果與這孫雲無怨无仇不過一時氣忿况冤家乃孫秀他既與兄不陸且饒他望李義氣易乎了說走罷二人踮開大步走跑了唐芹喜曰好不中用的莽夫未時雄勇倚恃不煩老漢舌尖幾點一酒烟先了當時唐芹喜揚進內府堂將言付孫雲一一說知孫雲了唐芹一片之言不覺怒從心土起惡向怒中生說曰原來這班狗畜類與我哥之為仇我孫雲倘不害他終然有日被他們所害了欲保全孫家免禍不如走下手為強想定一計暗弄機關瞞着唐老先生只因事關重大不輕洩露得風声即回書房寫下密書一封取出

萬花樓傳卷六
五百兩黃金明珠四顆打發一個心腹家人名喚孫通將書并金珠物件吩咐如此速去速回不許洩漏回未重賞孫通領命而去要知孫雲用計下文自有交代却說兩位莽英雄不殺孫雲一依原路而回趙二一見呼將軍未知孫府中被殺得如何張忠想來一盆火性承應去殺人焉好說出一個也殺不得之話只言孫雲不趁手一刀割下腦袋了李義接言曰殺得乾乾淨淨也鴉犬也不留的快些尋妻子回去罢趙二稱謝不尽叩头起來往尋妻子回家也且不表却說李義呼二哥可曾尋我遇狄老爺否張忠曰早已尋着落了李義曰我尋遇方得心安張忠又將狄青会母去山虎行刺反被降伏一一說明李義听了此言拍掌笑曰原來狄哥也母子相逢姐弟叙会真乃可喜我

二人全往拜見狄家伯母尔意下如何張忠曰且先回營中去看也征衣然后去也未遲二人回營已見微也紅日東昇有文餘高是辰時中了但天色暗昏淡也紅日李義曰二哥尔看天色像着明暗了倘然下雨如何是好張忠曰三弟東比角上重雲黑也朔風緊也若非下雨定然風雪狂狂倘担候在中途征衣就過限期了李義曰二哥算未批文御旨土限期十三解至關前今日已是初二了不知還有十幾天程途可趕得及限期否張忠曰吾前六載曾由本省至陝西一次若一刻不停步決不過限期李義曰就限期過了无于礙有太后娘也金而難道楊元帥不諒情此麼張忠稱是倘遲三兩天楊元帥未必執責吾狄哥也只要天下雪霜軍士受苦也我們往催促哥也頻些



趙程便了李義曰張文家中我却不認得張忠曰賢弟勿
要愚兄得知了當時吩咐軍士造朝餼好打點登程弟兄
一全未到張文家中張文出迎接進內見了狄爺全說狄
哥也准得爾今天母子不意重逢全胞完叙二人特去拜
見高年太也狄爺曰二位賢弟如此美意且請坐待進內
稟知母親相見當時狄爺進內稟明母親老太也大喜傳
請二位英雄進內堂狄青引見張文在后二人一見太也
納頭叩拜老太也雙手挽扶曰二位賢侄請起我兒前日
飄蕩到汴京身寄落難得蒙二位周旋使老身感激不
了可限中奸結通覺羽設計施謀駕前保奏我兒解送征
衣在仁安縣幾乎被害今出潼關又險遭行刺今全虧二
位賢姪全伴情誼如胞更使老身感殊深也二人說伯母

大人言過重了當時二人告坐狄爺與張文相偕吃過
一盞太也曰賢姪若未逢吾面也不談言今日奉解三十
萬軍衣非全小故我兒為正解尔二人本屬不相干忝明
結義為手足全仗二位賢侄小心扶持一路防閑保護到
關老身才得放心張李搭言小侄自然開心檢點程途不
過所差十一二天的老伯母且請寬心張文又對狄青曰
賢弟久別初逢心犹困恋實思盤叙久幾天言談別后長
編之語无奈限期迫速目待交卸了征衣再叙話便了狄
青曰深感姐丈美情但母親在府全仗照管張文曰這也
自然何須掛慮狄青曰倘刻慶未即教他早到邊關張文
應允言語間早膳到末四人用過當時只為行色惚也離
別言辭尙且談不尺張忠李義那有工夫說出孫雲的話



是以當時母子中人尙未知情由是日狄青又進內
姊七彼此言談幾句分離之語然後轉出拜別母親姐
又張忠李義也辭別太七張文出門而去當日老太七不
見兒面到也絕其念只為母子離別多年才得相逢即時
別去未免胆酸心酸尙屬依七只因殉于王命不得已母
子天各一方只有張文夫婦安慰不表單題營中軍兵
已月過草膳還不見狄欽差回營多疑評論有說恐過
了限期逃遁了不成有言猜他到嫖妓家裡去尔語我言
不一書中有話卽長无辞卽短當下狄欽差與張忠李義
二人回至營中軍將士紛七跪接進狄命傳知軍將士
官已用過早膳倘軍用了早膳發令刻日登程軍軍士
前真復是日狄爺吩咐按寨撥程仍是身披甲冑騎上現
月龍駒張忠李義也坐上高駃騠馬隨侍兩旁數十輛
車征衣在前糞草在後不想是日果然天昏地暗而細霏
七一連四五天已是寒風凜七又一日是初八加此雪
飄七軍士多人着急張李曰我們大抵要停屯了狄爺曰
賢弟今天已將晚再听一刻尋個地頭屯札便了當日冒
着風霜而走不知路途上征衣有阻隔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

張忠未除滯孫雲猶放脫一虎李義得除一潘豹猶除
却一狼連刀七八段更快民心
張李全心往除孫雲同屬當日軍民除暴卽讀耆莫不
欣然于紙上矣奈何惑于浮言吁乎張李未殺得孫雲
反為孫雲暗算狄青險些為其所殺只咎張李有始无

終粗莽疎天耳此回俱借張季口中寫到關限期也
提出方見不容亂于限期一月中也結文數句亦然
二十八回 報恩寺得遇聖僧 磨盤山偶逢狼寇

詩 英雄奇遇有仙緣

指點玄差妙道玄

曰 厚福有歸方得渡

人謀豈勝道根原

當日軍將兵三千軍馬冒着風霜而走張忠馬上嘆曰
天何不方便我們數天的李義曰二哥果然有此大雪霜
也何不待我們到了邊關再送雨雪悉听風雨下到明年
也何干次日狄命傳知軍士各換上油衣油塊并將油套
裹在車輓之上蓋好了弟兄三人也用雨籠帽子仍復催
趨程途前進雨雪仍不加大狄命思算程限不多只得三



倚靠到底不違限期為妙是以悉由天下雨雪日則兼程
趨趕夜方札屯一連三天已是霜雪加大兩點濃也滑足
難走軍士叫苦悲緣頗有私言怨語狄青對張忠李義
曰二位賢弟今天雪霜地往常倍加軍士們声叱呼苦于
心不忍无可奈何只得暫且停屯待雨雪略小些再行前
進便了張忠曰此地一片荒郊四边受風霜雨打在此屯
札仍見吃虧須要尋個安固地頭安屯才好狄翁曰二位
賢弟略且停車待吾往尋个好地段安札也張忠允諾李
義呼哥上尋了地段速回乃可狄青点首即提金刀拍馬
而奔一瞧四外荒岡野嶺多是銀河算來今日已是十一
了計到三關路途差不多尚有三百里我原止望两天到

得三關交卸了軍衣消了御旨事已畢也豈料連天雨雪紛飛可憐軍士叫苦悲荷朝來雪似烟翻片也此時綠水盈衢目擊軍兵勞苦又因併日兼程直苦悴也只得安屯把限期耽誤了想來須則耽誤了限期楊元帥軍法須乃森灰自然着太后娘也情面并且還有幾封書暗佐料得楊元帥決不加罪于我也一路思量而驛快馬往尋所在豈知龍駒跑得快捷不知不覺已有二十里程途西風迎面而未隱也金鐘聲在耳邊而過當日狄青只道行走四五里之遙這現月龍駒乃一匹龍馬已走了二十里又跑走半刻狄青看見一座寺院十分高廣不覺滿心大悅說曰這個所在正在停雨了想聖復加鞭跑走迎着兩雪但此龍駒既能翻騰波浪何愁三尺途中霜雪奔至山門

首只見石獅東西對峙左種是松右栽是栢山寺門漆硃洞紅直墜金字牌匾一個是報恩寺三大字狄青跑進頭門下了龍駒不覺內廂走出兩位僧人咲容欣也年方四十上下拱揖詢皆呼曰狄貴人老爺尋家師知未今天駕到故打發貧僧在此恭候誰得果然有貴人到來方見家師之言神準也且請至裡廂叙談當下二人牽馬一人引道金刀狄青自持拿着只為刀重二人拿得艱辛狄青想來和尚之言覺得奇駭素未晤交先知吾姓名直乃令人疑惑難猜當下到了內廂正央立着一位老和尚下楷相迎但見他臉黑如烏金僧袍皂緇草蒲履雪白三絛長髯双目湛澄鵬掛一串珊瑚念珠手執龍頭杖一根身高九尺多腰圓背厚宛似天神上至下凡的莊嚴狄青見他未



接迎但見此老僧形容古怪未會面先知姓名必然是一位有德善行高僧故不敢怠慢于他先打了一躬那和尚只兩手略比一拱言王親大人何須拘礼狄青一想本官深比打躬這和尚只拱手而答必然是個大末頭的和尙了便開言詢問老和尚法号年紀老僧曰大人請坐待老僧上告一言老僧法名至覺問年紀自唐至今三百八十五了狄青言駭異曰如此一位活佛了和尚曰王親大人老僧的父親乃唐朝尉遲恭吾俗名室林也狄青所了言曰原來大唐天子駕下尉遲老將軍的后裔小將不知多為有失敬之罪了和尚曰王親大人休得謙恭貧僧夫于遠迎望祈恕怪狄翁曰那里敢當但老師父既然唐朝大功臣之后因何作了佛門弟了和尚曰王親大人尔也未知其詳只因大唐貞觀天子跨海征東之日老僧也隨天子進征豈料大海洋中浪波大作險阻无涯君臣將士个个驚惶当日天子志誠禱告上天若得洋波平息自平服高麗回朝后情愿身入佛門潛修超至禱愿畢果得浪波平靜方渡東洋后未征服東遼班師回国我王不忘此愿要去潛修佛道有王親御戚文武大臣多言勸諫万歲乃天下之主臣民所瞻依豈得潛修佛教效着愚民所為我王言君无食言况祈許上天之語不依用臣諫臣當時老僧只愿代至修行我王大悅即于此處敕賜建造報恩寺是如此末头也狄青曰原來有此緣由足見老師忠心如為主不愧万占流芳也但今下官有請教于老師和尚曰大人所欲何為狄翁曰下官只為奉旨解送軍衣前住邊

開交卸那知近數天雨雪紛然軍兵苦楚目睹伤心又无地安營故而特到此地欲借金山寺中安屯一二月若得雨雪一消即行前進了和尚搖首曰不須借札此地了爾們數十方征衣尽數失的休思此處安屯也狄青变色曰老師這是圣上欽命征衣斷不可失的和尙曰是失去了還說失不得麼狄青曰倘失去征衣下官性命就難保了和尙曰大人這征衣于今时候还未失去此乃定數失也如今由时候了尔且在此權宿一宵貧僧有言奉告征衣須然失去大人不必驚心有失自然有归從中因禍而得福老僧斷然不悞尔的狄青听了心下驚疑看覩此僧是个清高超越不群輩又言有失有归因禍而反福言吾不用心煩歎悔吾宿此想必一番緣遇也不免在此担捺一

天明早再行罢况天色轉晴雨雪雖停但只慮張忠

兩人在中途盼望的住語狄翁權宿寺中与圣覺禪師叙話却說楊元帥自真宗天子崩已奉旨鎮守三關只因楊廷昭棄世后朝中須有武將幾位王爺但年紀已高迈少年智勇者却稀楊宗保年一十六七襲依父職后至仁宗帝即位加封為定國王敕賜龍鳳劍專主生殺之權三關上將士專由陞輩先斬后奏也為帥多年水心鉄而軍令森嚴揚名当世是日陞坐帥堂言曰本帥自先帝時已奉旨鎮守此關只因父親去世襲依父職執掌兵符此關一向平寧十餘載豈知近年秋西戎兵連年入寇與動干戈內有權奸当道外有敵兵犯境怎能向日向化邦寧也屈指光明守關一十六載自西戎與兵爭戰多年本帥只



有保守之能奈去進敵之力目下隆冬霜雪之天帳下軍
兵數十萬專候軍衣待用前者連年有本回朝催取不明
此時候尙還未到前月正解官有文到來言在于仁安
縣駟中被妖怪將副解官擄去本帥猶恐有弊端欺瞞是
以去差查探果有其事已經速本進朝去了但限期一月
今日已是十二天了是二十八日期因何征衣御標不見
到者狄青既為欽命臣可知隆冬雪兵丁苦寒早該急趨
程途到關為何耽誤限期可憐數十萬兵丁寒苦實見慘
傷當申楊元帥公位在中央左有文取范仲淹官居夙部
尚書右坐武將楊青年高七十八仍是氣烈昂七年少時
已隨楊延昭身經百戰兩臂膊猶如鐵鑄之堅曾經見二
虎相爭被他力打而服故有名打虎將軍封去敵將軍還

有多少文官武將多在賊外東西而列當則范爺見元帥
嗟嘆微咲呼元帥不必心煩至上命狄青解送軍衣央不
敢在中途延誤况今限期未到何須過慮元帥范大人如
此天氣明寒兵丁慘苦倘或被拖再耽遲三五天可不寒
壞了多軍也范爺曰元帥這狄青既為朝廷御戚豈不休
念軍兵寒苦或干限內到關也定論不得元帥曰范大人
狄青既然奉旨限了軍期莫非仗着王親勢力看得軍輕
微故意耽誤日期也楊老將軍冷咲呼元帥尔那里話來
如此連天雨雪三十萬征衣車輛數百途中好主費力定
然雨雪阻賺行程如要征衣解至除非雨止雪消元帥曰
老將軍若待雪消衣到中軍兵已寒死了范爺曰元帥既
不放心何不差位將官往前途催欵差意下如何元帥曰

大人之言有理元帥正要開言只見部中一將匆匆跑上帥堂身長九尺膀闊腰圓面如鍋底豹頭虎目上前打躬呼元帥小將願往領此差一声响振如雷此人乃焦贊之孫名喚焦廷貴元帥曰焦廷貴本帥着尔往前途催趲征衣限尔明日午刻回關繳令如違定斬不饒焦廷貴手持短刀身乘駿馬帶上乾糧火料離開我馬而去此話暫停又說雄關之內相离二百五十里有坐磨盤山山上有兩名強盜乃嫡親手足長名牛健次名牛剛弟兄是個英雄之漢估倨此山已有一十二年嘍囉兵約有方餘多糧草也有二年這兩名強盜无非打劫為生不想什麼大事故楊元帥道他蠅虫之類不介懷于心不征剿他又因西北兵連年入寇不暇又有李計英自在龐府放走狄青與龐

與龐福踞了天蓋山為盜只因龐與二人心性不良只得一月計英見他殘忍害民不睦分夥而奔路經磨盤山又結牛家兄弟二人向與孫雲有相通是日乃十月十二清晨孫通有書送來二人看畢牛健曰原來孫二老爺要害狄王親教吾劫他征衣尔意劫也否牛剛曰哥七孫大老爺乃龐太師女婿并且他二房中孫武前時向有閃照我們豈可逆他之意况有金宝相送有什麼劫不消牛健曰却是劫得但這狄青與我們並無仇怨劫了征衣害他性命于心不忍牛剛咲曰哥七狄王親若向日與我弟兄有相交今也原難劫他的今妙不遇一向无交正好行此毒了牛健耳言只得回了來書白銀五兩賞孫通而去登時敲鼓集軍嘍囉吩咐畢再請至三大王計英牛家弟兄

起位三人告坐牛健吠而言呼計三弟方才孫二爺有書
到來只因孫大老爺與欽差狄青有仇如今狄青奉旨押
解征衣到三關故孫二爺托着我們劫取征衣待他難得
性命有勞三弟管守此山我兄弟各帶嘜嘜五千下山往
劫掠他征衣計英听了呆想一番搖首言不可劫他征衣
這是朝廷之物二位哥休得所孫云之言莫會此老義
之財也罷牛剛曰三弟之言却像痴呆者哥也不可听他
之言計英又言二位哥上那孫家乃是奸臣一黨奉承着
奸臣非為英雄大丈夫也尔二位果要劫掠征衣結義之
情殺開使了牛健拿言怒發干色二目圓睜喝声勸說尔
是異姓之人如何做得我們之主尔要交情殺得開决不
留尔的計英想來看他們如此料想阻挡不住了不免待

音先跑到軍營週個消息待狄公子準備便了這計英甚
着假怒氣昂也頃刻分商單身上馬提了双鞭即勿也而
去牛健弟兄也不相留即交侯與兵下山又說明計英到
山人夥之時只言知是天蓋山的英雄牛家兄弟不知他
是廳府的家人為私放走狄青逃出来的若知此緣由定
然不對他說此事了當日計英冒看風寒雪雨跑馬如飛
豈知一未道途不熟識二未性急慌忙走差了路途故不
能去保守得征衣有此尷尬亦是定數之確移也是至張
忠丞我並不知此緣由不作得準備不表却說牛健弟兄
各帶五千嘜嘜由下一千守山寨是日各執兵器殺下山
未此日現阳光雪霽消但計英是逃夫走差去路是至牛
健嘜嘜兵先殺到牛氏兄弟在此山為寇一十二年那个

辟靜地夫不稔孰料度東京到此必從此道經由必從此
忽安枕也如今果然不矢所料故張忠李義上一口等候
狄欽差擇地安營豈知去久不回張李二人只得商量屯
札于荒郊之中四面受抵風霜之地一面安營又是理營
這膽軍士人人抵冒風雨私言張李弟兄言談曰怪不得
言征夫勞苦非比此小幸勞今日身經担任方知也佐語
弟兄言談中軍校論不知強盜殺來征衣劫得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寫一路催糧進前又加風霜寒雨可見解官重任匪輕
程途勞悴匪易也

擇地安營不意引出根因守老僧不独当日狄青所駭
異自唐貞觀至此已有三百八十餘年此僧又云尉遲
之嗣不知擬此老僧為仙抑或活佛吾甚疑之持為指
出以醒讀者此同歷叙明楊元帥繼守雄關謹請之始
以為籍書後即狄青初也故寫其貌也權勢亦然前上
西回馬計英与龐興龐福三人優劣見矣今又寫其心
性不良一月分夥與呼君子小人勢難並立也乎



所
圖
書

